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平恕

謄錄監生臣孫藩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春正月庚戌校書郎王伯虎權知饒州正字鄧忠臣權通判瀛州諫官韓川言二人不堪館職之選故也此據劉安世彈歐陽棐第七章

復廣惠倉先是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言祖宗以來每遇大雪則放公私房錢以至糶

米賣炭散錢死者則賜瘞埋近日朝廷無不舉行又發內帑之錢德澤之厚無以加矣臣竊思朝廷自嘉祐以前諸路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又增置城南北福田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臣以為京師之衆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朝廷每遇大冬盛寒則臨時降旨救恤雖仁恩溥博然民已凍餒死損者衆矣救飢於未飢之時先為之法則人不至於飢死救寒

於未寒之時預為之備則人不至於凍死臣以為宜於四福田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並以舊法收養委左右廂提舉使臣多設方畧救濟不必專散見錢其使臣存活到人數書為課績量與酬奬死損多者亦立殿罰如四廂使臣提舉難遍即委吏部臨時更選差使臣四員相兼提舉亦依四廂使臣法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貧民陛下近日所行萬萬於此而臣之所陳事乃至微然古之聖人

莫不以此為先務其法不可不備也上納用焉

甲寅通議大夫致仕劉几卒

乙卯河東副總管李浩管勾麟府路馬軍司訾虎以兵

牽制涇原路蕃寇多所斬獲詔浩虎以下賜銀合茶藥

有差新本無此

丙辰詔以春寒展給賣薪炭限十有五日時自去冬大

雪寒至于是月　沅州言都巡檢邱仲文等與猪狑蠻

遇於洽州斬獲蠻賊四十有八級詔湖北轉運使李茂

直徃𡨚蠻數問戰狀功首仍為之備具應推賞者速具以聞

丁巳詔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隷尚書省左右司三月十八日五月十八日

己未朝獻景靈宮去年十月七日裁定恭謝儀十月十二日連詣宮今年正月十一日又四月十八日又七月二十三日又十月十五日四詣宮范祖禹一歳乃徧之言可考

庚申詔發京西南路闕額禁軍糧穀五十餘萬斛減市價出糶至麥熟日止以雪寒物價翔涌也　詔幕職州

縣官雖未經考聽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權知開封府錢勰權發遣開封府推官畢仲游以決有病人死等第罰金　權發遣京東西路轉運判官張景先增差河北路轉運判官景先議開孫村口減水河與執政意合故有是命實錄但書增差今考按增入景先自知北外丞除京東運判在二年十二月四年正月八日曾肇云云可考　知濟州孫升權發遣京東西路提點刑獄

辛酉詔湖北轉運副使李茂直渠陽蠻已歸順人若係

為首及正賊即拘留或發赴渠陽監守餘速撫諭遣歸舊住仍招納未嚮漢之人若其間首領終無歸首之意即依累降指揮　廣南西路東門峒黎賊傷害兵官詔經畧司俟朱崖軍使崔詔到面諭依近降指揮革去舊弊開示恩信令生黎灑然知有伸訴如首領改過自新即優加存恤若姦狡反覆度終不可制則厚賞密募熟黎殺取首級或以計誘豫報軍官等掩捕勿令輒入黎峒具施行方畧以聞

壬戌以陰雪罷上元節遊幸

乙丑命翰林學士蘇軾權知禮部貢舉吏部侍郎孫覺

中書舍人孔文仲同知貢舉天下進士凡四千七百三

十二人並即太學試焉熙寧三年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

三月戊申奏名進士五百人宗室二人子瞻華老經父知舉熙叔元輿彥衡魯直子明參詳君貺希古履中器之成季明略無咎堯文正臣元忠遐叔子發君成天啟志完點檢試卷此黃庭堅爲孫敏行書石刻今在敏行家凡命官知貢舉合書舊錄獨闕此今依庭堅石刻修入元年十月二十二日修貢院當考

詔京

西路廂軍以三萬三千五百人爲額從兵部所定也

丙寅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審察歸順蕃衆有單獨及反側可疑之人即分徙近郡又詔陝西河東出界總兵官奏功必具還塞人數及亡失所因不出界即賊退見管人數準此　樞密院言夏賊逆命不修職貢繼而舉國大犯涇原狼狽空回諸路牽制斬獲亦多度其姦心必圖再舉尚不聞諸路探報到舉措次第觀其謀但外則示弱為款我之計内則陰集潛侯和暖直來奔衝竊慮失於探候有弛隄備詔陝西河東逐路經畧司嚴戒邊

將及城寨官募人採伺先知所向常若寇至過為之備

朝議大夫趙偁為户部郎中 偁行狀罷根磨司當檢附

丁卯西南石蕃進奉人特令門見　增梓州路克寧廂軍八百人從轉運司請也　侍御史王覿奏 編類章疏係三年正月十九日 蘇軾去冬學士院試館職策題自謂借漢以喻今也其借而喻今者乃是王莽曹操等篡國之難易搢紳見之莫不驚駭軾習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是故見於行事者

多非理義之中發為文章者多出法度之外此前日策題所以虧損國體而震駭羣聽者非偶然過失也軾之意自以為當如此爾臣見軾胸中頗僻學術不正長於辭華而暗於義理若使久在朝廷則必立異妄作以為進取之資巧謀害物以快喜怒之氣朝廷或未欲深罪軾即宜且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戒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楊康國二十八日趙挺之云云

己巳太中大夫陳繹卒

庚午詔應三省差除闕如從中批付中書省並三省同行　詔文彦博陳乞致仕已降指揮不令諸處收接文字自今別有奏報却仰依舊收接投進御集正月二十二日　知熈州劉舜卿言鄂特凌古蕃字奏狀般擦到闕乞令果莊入蕃欲止令果莊於熈州與親屬相見詔舜卿鄂特凌古納款聽旨又言鄂特凌古差李沙勒瑪進奉詔發遣赴闕范純仁云云或附此

壬申詔鄂特凌古已差人奉表詣闕謝罪令邊將無出兵

仍罷招納　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孫固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尋又兼集禧觀（兼集禧在二十六日）詔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鎮江軍節度使致仕韓絳子朝散大夫衛尉少卿宗師為直祕閣提舉太平宮以絳致仕宗師請便養故也尋有詔絳辭日令宗師扶掖入殿（實錄於此月二十五日癸）

西書樞密院言西賊攻犯鎮戎軍全師而歸慮畜姦謀宜厚募死士深入探索或可用開其環慶路討蕩吹哆羅章擄獲之人漸有首領歸漢詔范純粹先選委蕃官管勾與投來首領親款餌以所嗜體度其人可使深入探索敵情即密保明一兩人勿令相知授與密號教令用間及體訪敵中動靜以聞按此詔乃去年十二月五日

有范純粹奏議可考已從奏議附十二月二十九日削此不書

甲戌疎決在京及府界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至杖釋之以久陰不解也

丙子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覿進對宣諭曰久陰不解雪寒甚民不易宗愈等對曰陛下賜錢糶米分賣芻炭都民甚幸唯河北京東災傷猶須多方賑濟上曰已一一有指揮宗愈覿曰聞二聖焦勞上元禁中不曾用樂上元不御樓亦未嘗燕會　太原府路鈐轄皇城

使榮州刺史張世矩以漏失夏寇落榮州刺史免勒停任職按此本云知鎮戎軍令改作太原府路鈐轄去年八月十三日張之諫以知鎮戎軍兼涇原鈐轄其年九月十日賊寇鎮戎據張舜民誌劉昌祚墓知軍實張之諫十一月二十四日之諫還閤使三年閏十二月十六日展磨勘不審張世矩以何月日知鎮戎又不審之諫是何月日死世矩恐代之諫者皆當考詳恐鎮戎字誤閏十二月十二日甲寅世矩以皇城榮刺太原路鈐錄其子官此必非鎮戎也曾肇制集有皇城使萬州團練使張之諫知鎮戎軍劉攽制集有攡涇原鈐轄皇城使萬州團練使張之諫轉兩資為西上閤門使太原府代州都鈐轄以閏十二月甲寅錄世矩子天錫考證則此不應云知鎮戎軍令改作太原府路鈐轄

二月己卯右司諫豐稷右正言丁騭進對宣諭曰久陰

不解天氣未和宮中宴會俱罷稷等奏二聖愛民如此天下幸甚　詔祖免外兩世親巳計口給錢米其閒外任孤遺別無依倚者與官舍居止或給賃錢令禮部立法以聞因御史中丞胡宗愈請也王巖叟云云　監察御史趙挺之言貢舉用三經新義取人近二十年令聞外議以為蘇軾主文意在矯革若見引用新義決欲黜落請禮部貢院將舉人引用新經與注疏文理通行考校詔送貢院照會蘇軾知舉合書新舊錄俱脫之按軾初無此意挺之因浮議以獻言用情誣實按言

者用情誣實何但此存之乃所以見是非也

樞密院言羌賊多謀貴在先慮不失備禦自去冬雪寒今已仲春尚多隂晦竊慮夏人隂蓄姦謀以前日涇原攻圍無利諸路牽制討殺窮寇輕怨狂圖深入以覬僥倖詔陝西河東逐路帥臣悉心講畫多方以待之

庚辰以久雨免朝參五日　樞密院言封樁闕額禁軍請受諸路皆隷提刑司惟開封府界令提舉出賣解鹽官管勾今府界已置提刑司乞檢會施行詔令提刑司

管勾　又詔京西路酒務所收添酒稅剩錢並歸轉運司新削

辛巳詔市易欠户有季限催納可特與權住一季

癸未知樞密院事安燾言自去冬大雪異常久陰未解細民失職上貽憂念皆由輔政無狀所致願就貶黜以塞天戒太皇太后宣諭曰此乃德薄所召非卿等過也朝廷近日賑恤百姓無所不至宜廣及天下庶召和氣新錄云宜益講求所以賑恤元元者以召和氣

詔自今朝議中散正議光祿

銀青光祿金紫光祿大夫並置左右進士出身及帶職轉至左朝議中散為二資餘人轉至朝議中散分左右字為四資以上各理七年磨勘其正議至金紫並分左右字為八資應今官已及此者悉加之舊録云非先帝官制也新録削

去四年十一月四日庚午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進士加左字餘人加右字紹聖二年四月三日戊辰除光祿銀青光祿正議朝議中散大夫存左右字餘悉罷大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午又改此制近時有陳淵者作楊時龜山語録其一節云因論寒士作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嘗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

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廕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廕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廕為慊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祖父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廕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下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為其宜為博

士乃復以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按階官分帶左右字實錄並不載是何人建議楊時乃繫之范純仁未審何據又按三年二月四日辛巳令朝議大夫以上加左右字時范純仁實同知樞密院不預三省事是年四月五日始拜右相四年十一月四日庚午又令承務郎以上分帶左右字而純仁於六月四日已罷右相矣附注此豈純仁嘗有是請既罷相乃行其言乎恐龜山語錄未可信也丁騭議合附注此蔣之奇銘丁騭墓云官制行以階寓祿朝散大夫視前行郎中朝議大夫視少卿中散大夫視光祿卿舊制進士出身常調自職方郎中一遷為太常少卿再遷為光祿卿今自朝散大夫再遷為中散大夫可也無出身人自駕部郎中四遷方至正卿而今一概再遷為中散是紊舊制遲速混淆無別其後朝廷於朝議中散加左右字無出身者皆自右為左以別異之又分朝議至金紫光祿為左右皆細轉

以應備制承務郎以上亦以有無出身分左右自是清濁稍判其議多自騰發之 詔開封府界自冬及春久值陰雪令提刑司體量顧借貸糧種之人並量度户等給貸訖具數以聞 又詔以常平錢穀給在京乞丐人至季春止政目云詔府界三日一散貧院錢米人一升十文七歲以下減半俟三月五日住以雪寒故也 詔頒金銀雜綵付鄜延環慶涇原熙河蘭會路帥臣募能索敵情者

甲申尚書右僕射呂公著等言去冬積雪甚於常歲今春以來沉陰不解經時閱月民被其災望賜罷黜以答

天變詔曰朕獲承大統懼德不類以干陰陽之和迺自去冬距于今春久陰常寒霰雪不止雖此災罰斯民何辜朕方仄席祇畏圖維厥咎而卿等乃引責祈免是彰朕之不德而重無以上承天心古之明王遇災而懼則克己修省以正厥德不聞歸罪大臣以塞責文過卿其一德同心夙夜啓沃以輔朕不逮庶幾消復稱朕意焉姑體眷懷少安厥位所請宜不允　詔罷修金明池橋殿以時寒恤工徒也　尚書省言兩浙轉運司元豐元

年以後至八年以前和預買紬絹價錢依條於正月十五日以前支俵轉運司闕錢多候次年隨市價收買轉運司實用貴價以致後來年分兊借别司錢即難以令轉運司認起減價錢紬絹欲乞只依元額定數起發減定價錢更不施行京西京東江東淮南荆湖北路並依此施行從之餘路準此新削

詔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成都府梓利夔路元祐二年以前封樁錢物召人入便或計置金帛發赴元祐庫

乙酉德音降死罪囚徒以下釋之應諸路今春緣修河及工役所起夫並特免如已發在路所至告示放歸其河上及應用急切工役並用軍士及和雇顧役貧民充餘並權住一年應罪人令衆者自今年三月以後依條災傷郡縣公私欠負展一季去年秋稅展一限流民所至及饑貧人並多方存恤其給錢米拘礙條制安撫或鈐轄司量度應副訖奏　司勳員外郎何洵直特展二年磨勘以亡失司勳印及告身故也初議重責洵直呂

公著曰洵直失本部印誠有罪若加重責則自令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因赦宥量展叙遷歲月而已 太常博士楊國寶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 詔諸路轉運司下州縣令年春如已納免夫錢並給還 三省言配軍及逃亡軍人應部送者遇寒月隨所斷及所過州權留工役給請受至二月乃遣詔在京及諸路特展至三月

河東路經畧司言西賊於府州冦邊將官鉗宗翊邀擊之詔魯布嚴戒並邊將官及城寨使臣過為隄備

丙戌詔以陰雪苦寒令河東路經畧司於例外量度存恤差發戍兵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大雪過常煖氣不數農夫失業商旅不行引咎責躬渙汗之澤覃及方外而詔下之夕雪作不已臣備位近侍誠竊感憤廢食而歎退伏思念陛下即位以來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順天意者當獲豐年刑措之報鳳凰景星之瑞而水旱作沴恒寒為罰殆無虛日此豈理之當然者哉臣誠愚惷不識忌諱試論

其近似者而陛下擇焉臣聞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獨臺諫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為不可改磨厲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疎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此等亦無他意方司馬光在時則欲希合光意及其既沒則妄意陛下以為主光之言殊不知光至誠盡公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使光無恙至今見其法稍弊則更之久矣臣每見吕公著安燾吕大防范

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變兼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雇二法各有若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户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幾何及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又五路百姓例皆樸拙須轉雇慣習人其費不貲尤為患苦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何以感傷隂陽之和至於

如此雖責躬肆眚徹膳禱祠而此事不變終恐無益今侍從之中受恩至深無如小臣臣而不言誰當言者然臣前歲因詳定役法與臺諫異論遂為其徒所疾屢遭口語今來所言若不合聖意即乞便行責降以戒妄言若萬一少有可採即乞留中只作聖意行下庶幾上答天戒下全小臣不勝恐慄待罪之至張行者遂寧人述之從孫也行言神宗議納役錢蓋嘗謂之助役矣以為若止於助則未能盡免將使後世役亦差錢亦納於是

更為免役其慮深矣今乃廢免役而復差上違先帝燕翼之謀下拂元元安業之願豈曰述事乎又言差役下户一年所費有用數年役錢者有用數十年役錢者其等漸降其害愈深殆非聖人裒多益寡天道張弛之義又言臣恐議者以為朝廷有心於改法無心於便民昨日改之為天下之民今日復之為天下之民無容心於其間可也章數十上詔監司戒勵以聞行乃止户部侍郎蘇轍言轍言不得其時附蘇軾後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

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内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犴獄罷役夫凡可以恵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説以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煖秦之末世峻刑暴斂海内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栗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豈

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草弊去煩施惠已責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茍以為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而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時雉雊於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為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迎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迎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為之不疑而天亦報

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事耳臣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氣一有過差浸淫濫漫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也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寛猛相濟使天下懐其惠而畏其威和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悦為先務上下覲望化而為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寛弛租賦縱釋酒税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

未聞有正身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為安靜以不别白黒為寛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葢欲以寛治民耳而不知姦臣猾吏乗其間以侵虐細民其獘不可勝數名雖近寛而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凛然知有所畏茍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濫漫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賑貧窮

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薄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罪在不赦然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於此豈欲責臣齪齪以吏事自効而已哉是以冒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
丁亥詔自今御垂拱殿紫宸殿日如值放朝參即取旨御崇政殿
戊子尚書右僕射呂公著等言臣等近以自冬涉春積

雪久陰燮理無狀乞從罷黜未蒙俞允竊自思念備位
鼎輔以統和神人爲職今協氣弗充變沴異常陛下虔
恭謹戒惕懼備至隱恤刑獄寛恵民力令下之日内外
知感然而陰曀寒栗仍未開霽蘇臣等材不稱位無以
上裨皇化補助萬分望賜罷免以副輿議詔曰朕謂天
之示人雖若影響而災咎之發事豈一端思欲應天莫
若誠實陰雪不霽自冬徂春民罹其災夙夜祗畏書曰
惟先格王正厥事卿其究政事之所未正者以輔朕躬

俾斯民無失所之歎顧欲引災去位是置朕於有過益無以弭天災而致和氣朕無取於斯焉勉安厥位以稱朕懷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詔應刺面不刺面配本州牢城編管覊管經明堂赦恩不該放人通今年德音以前年月已及格令其縁坐編管覊管人亦通及十年以上者聽依赦敕 陝西制置解鹽司奏階州榷買所産石鹽土鹽每年雖有所收息稅人情未便欲仍舊詔定價榷買更不施行

已丑承議郎左司諫豐稷為國子司業　楊王顥荊王顥嘗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官造錦地衣稷白御史中丞胡宗愈請率寮屬言之宗愈狐疑未決稷即獨奏劾以為二聖節儉樸素欲化天下而近屬奢侈僭靡至如此官吏輒奉承宜皆糾正其罪以示天下監察御史趙屼時與稷同進對退謂稷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徙他官

此事據李朴所編稷遺事曾肇封還王覿詞頭云豐稷論陛下骨肉間事猶且含容矜貸更獲美遷蓋謂

此事也今稷傳乃不載此

詔給廣惠倉錢三萬緡及闕額役兵錢糧衣賜募貧民應役以恤之　知大名府馮京言准敕開修減水河在本府護城横隄之南請下有司預行固護詔令都提舉修河司照會修減水河實録繫於此書初無首尾今别檢討編入

此後元豐八年八月已巳韓絳疏可考

初元豐八年十一月朝廷用王令圖議將復大河故道詔李常視之常言不可役已興旋罷時元祐元年正月也此據王巖叟奏見元年正月六日　其九月又詔張問同令圖相度開孫村口河以分減水勢朝廷既從

之尋亦中輟孫村口分水河據張問舊傳 二年二月令圖死王孝先代領都水亦欲開孫村減水河如令圖議知樞密院安燾兩奏疏言朝廷久議回河獨憚勞費不顧大患蓋自小吳未決已前河入海之地雖屢變移而盡在中國故京師恃以限強敵景德澶淵之事可驗也且河決每西則河尾每北河流既益西決固已北抵境上若復不止則南岸遂屬敵界彼必為橋梁守以州郡如慶歷中因取河南熟户之地遂築軍以窺河外已然之效如此蓋

自河以南地勢平衍直抵京師長慮却顧可為寒心又朝廷捐東南之利半以宿河北重兵備豫之意深矣使敵能至河南則邈不相及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工費而獻納之臣又為高論臣豈不達然實考利害則須審輕重今欲便於治河而緩於設險非至計也此據安燾行狀及燾傳　太師文彦博議與燾合中書侍郎呂大防從而和之三人者力主其議同列莫能奪中書舍人蘇轍見右僕射呂公著乘閒問曰公自視知勇孰與先帝勢力

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公著驚曰君何言歟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其為責也重矣公著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此據蘇轍自叙然竟莫能奪也回河之役遂興實錄

於回河事載本末極疎畧今參取諸書修入蘇轍謂文彦博以河為重事呂大防安燾從而和之據燾行狀蓋先有此議非和彦博也今畧刪改之不知開修減水河果是何日當考

辛卯詔宗室初參選監當人聽額外差充諸州及萬户以上縣監當新無

樞密院言文臣換右職舊屬本院自改官制後歸三省緣換授大使臣後係樞密院奏差遣又有以本院差遣武臣因事去處取旨換授者行遣不一合依例同進呈取旨詔今後文臣換大使臣並三省樞密院同取旨

詔廣南西路民兵第四等以上户兩丁第五等户不以丁多寡及東路不以户等高下並免教

監察御史趙屼奏編類章疏正月十四日去年因張舜民論

事遽罷言職臺諫官爭而留之不得亦相繼罷去傅堯俞罷御史中丞除吏部侍郎王巖叟罷侍御史除起居舍人二人力辭不就乃請外補既而堯俞出知陳州巖叟出知齊州梁燾因面責張問以不能封駁罷諫議大夫知潞州孫升論列其事遂以為附會梁燾罷殿中侍御史知濟州到任皆已半年如堯俞巖叟燾升等輩其才能學術忠言嘉謀陛下之所深知而見於已試顧俾還朝隨器任使或稍遷於侍從或復處以臺諫此據編類章疏

增入四月十四日亂罷御史又言使忠鯁之士包羞難進或與此同一狀今兩從之

癸巳正議大夫知安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知鄧州正議大夫提舉洞霄宮章惇充資政殿學士既而給事中趙君錫論駁仍罷所復職確知鄧州惇知越州罷職在二十三日今并書十月十二日劉安世劾胡宗愈云確惇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職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初無一言臺諫交章當考政日二月十六日蔡確觀文知鄧州章惇資政知汝州二十四日確本官知鄧州惇本官知越州惇行狀云得提舉洞霄宮迎親還吳中明年除知越州辭不行改蘇州本傳於越州及蘇州皆不書行狀又不書復職實錄亦不書先除汝州與政目累不同惇改蘇州在四月十四日

詔罷

春宴　禮部狀都省送下朝奉郎監察御史充集賢校理趙挺之奏伏覩近制更易科舉參用經義辭賦取人以臣愚見科場之中得人失人皆在試官能否蓋六經之義固有淵意妙旨而辭賦聲律就其術而論之亦有精微至理昔之學經義者造道不能無精粗學辭賦者屬辭不能無巧拙以粗以拙者尚不能知精巧者之所存況其未嘗誦讀習學而遽令主試考校則去取升降安有不謬者哉辭賦之罷幾二十年世以進士登科者

止治一經向來科舉差官只問出身而不論元初登科所治何經以治禮之人乃使考書以治詩之人乃使考易是以一經登科而令遍考五經往往差失謬亂今若更令參考辭賦竊恐難為去取升降其幸而得與不幸而失者必多恐非朝廷設科取士務在得人之意臣愚欲乞特下有司明立將來選差試官之法每經各差試官一員只考本經別差辭賦登科或曾應辭賦得解後來用經入仕之人專考詞賦量舉人多少立定員數如

難得其人即乞於通判人内兼差或乞聚隣近州軍三五處於一會要大郡類試所貴試官之員易為充足而考校之藝必須精緻看詳發解及省試雖兼用經義辭賦論策然而各分一場引試故學者得以盡其所長若廷試併合經義或策論辭賦同為一日引試深恐廹於晷刻使舉人倉遽難為盡工欲乞依舊只試策一道使其引古驗今足以見平日學識智慮之所存本部看詳所差試官欲乞將來科場如差三員者以二員經義一

員辭賦兩員者各差一員所有考校自依條試所乞聚類鄰近州軍三五處類試恐一郡之中難為應辦且依舊條施行其殿試經義辭賦舉人並試策一道合取自朝廷指揮内外各依此差官詔並依禮部所定仍先次施行五月二十九日蘇軾奏　詔殿試經義辭賦舉人並試策一道從監察御史趙挺之請也十月末傳堯俞等議　呂公著傳云初公著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試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三年貢舉遂密啟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著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一用經義獨以春秋為殘缺不可讀廢其學學者不得以應試

安石又與其子雱及其徒吕惠卿升卿撰定詩書周禮義摹印頒天下凡士子應試者自一語已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學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誦正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輙得上第有司發策問必先稱誦時政對者因大為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尚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離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咎經義而思詩賦矣元祐初臺諫侍從館閣及四方上封事者爭言科舉之弊請復仁英舊制公著曰先帝更新法度如試進士以經術最為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課試之法為謬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已為大謬耳司馬光亦以為詩賦不可復然論者習見經義之弊怨懟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論及已見又詔立春秋科太學置春秋博士二員禁有司不得於莊老

書出題程文不得雜用申韓刑名之學及引釋氏書仍罷試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熙寧復策之初進士業祖治譏議祖宗自後對策者皆訕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為策問可廢當復詩賦論三題公著曰天子臨軒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耶至於對者之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舊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至公著沒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著意也

東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環慶路副總管曲珍遷領忠州防禦使走馬承受李元嗣減磨勘五年初賞討蕩西界吹呼羅章功也　范純粹乞厚賞曲珍奏已附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珍初以東閤使敘果團在去年九月十七日實錄云珍討伐夏人斬獲一千二百二十有三級故遷此已見二年九月十六日

賜趙卨范純粹

銀絹降敕書奬諭

乙未朝散郎右正言丁隲為左正言宣德郎正字劉安世為右正言司馬光既沒太皇太后問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此據安世言行録安世三章附月末或只取第一章繫之此日

朝散大夫王子韶為衛尉少卿　朝奉郎司封郎中韓宗古知曹州

奉議郎祕閣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劉唐老為太常博士

詔光禄大夫吏部尚書蘇頌朝散郎試大理卿杜

紘奉議郎試侍御史王覿朝散郎王彭年朝奉郎宋湜祝康奉議郎王叔𤪇宣德郎石諤李世南承務郎錢蓋各遷一官蔡州觀察判官晁端德循資宣義郎張益減磨勘一年奉議郎陳紱承奉郎劉公醞減磨勘二年以詳定元祐敕令式成書推恩也

己亥詔罷變賣市易司元豐庫物從三省請也　河東路經畧使曾布請河外復置都同廵檢五員從之　詔衙前差鄉户處速募人抵替如見役人願不妨户役投

充者聽劉安世劾胡宗愈章甞考

辛丑朝奉大夫吕希績為少府少監希績吕公著第二子

乙巳詔戮内殿崇班閤門祇候廣南東路兵馬都監兼權東南第十一將童政封康賀新州都廵檢使郭昭昇貸死杖脊配沙門島以捕賊岑探而擅殺無罪者六十有三人也經畧安撫使蔣之竒措置有功充寶文閣待制兵馬鈐轄楊從先能根究發明遷一官政目二月八日詔廣東都監童政處斬坐擅殺六十餘人與實録同蘇軾云云附九月戊申甞考

詔陜西路轉運

判官孫路賑濟鎮戎軍被傷及劫擄民户　權知貢舉

蘇軾同孫覺孔文仲言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

官冗人人能言其弊而不能去其害惟往年韓琦富弼

等獨能裁減任子及展年磨勘發議之初士大夫相顧

莫敢以身當之者以為必致謗議而琦等不顧既立成

法天下翕然無一人非之者何則私欲不可以勝公議

故也流弊之極至於今日一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争

奪紛紜廉恥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求取

漁利靡所不爲而民病矣今日之獘譬如羸病之人負千鈞之重縱未能分減豈忍更添臣等自入貢院四方免解舉人投狀稱今來是龍飛牓乞爲數奏法外推恩者不可勝數臣等一切不行兼不住有經朝省下狀蒙送下本院只是坐條告示近準聖旨依逐舉體例下第舉人各以舉數特奏名已約計四百五十人今日又準尚書省劄子取前來聖旨特奏名外各遞減一舉人數若依此數則又添數百人雖未知朝廷作何行遣不當

先事建言但恐朝命已行即論奏不及臣等伏見恩牓得官之人布在州縣例皆垂老别無進望惟務黷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牓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不言可知今之議者不過謂即位之初宜廣恩澤苟以悦此僥倖無厭數百人者而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財禄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所過

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伏乞斷自聖意明勑大臣特
奏名舉人只依近日聖旨指揮仍詔殿試考官精加考
校量取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
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積獘之極增重不
已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難緘默貼黄稱
臣覺見備員吏部親見其害闕每一出爭者至一二十
人雖川廣福建煙瘴之地不問月日遠近唯欲爭先注
授臣竊怪之陰加訪問以為授官之後即請雇錢多者

至五七十千又既授遠闕許先借料錢遠者許借三月又得四十餘千以貪惏無知之人又以衰老到官之後望其持廉奉法盡公治民不可得也

丁未內殿崇班焦政為供備庫副使西頭供奉官張志清夏偕並為內殿崇班蕃官左藏庫使牛訥之為皇城使皇城副使包正左藏庫副使巴鄂卓克辰並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左藏庫副使結布西京左藏庫副使鄂德並為皇城副使文思副使凌占結堪布伽並為左藏庫副使

西京左藏庫副使鄂特凌敦巴庫斯吉摩約肆供備庫副使轄凌結並為文思副使供備庫副使烏丹為西京左藏庫副使並以執果莊論賞也

是月同知樞密院范純仁言臣竊見去冬以來雪寒過常今已仲春陰沴未解商賈束手不能營生貧困之民死者甚衆聖心憂勞修德禳變賑恤備至祈禱精虔猶未有消復之應臣竊思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或慮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因致陰氣過盛而陽不能勝

也伏望詔三省選用正人在外者使復歸朝廷在京者扶居要地俾得聚會精神講求政要以裨聖治所謂舉直錯枉庶使民心悅服自然協氣應誠災異不作臣向蒙聖恩不次擢用惟以臣曾任帥臣稍知邊事以西夏未寧俾預經輯今夏人雖受封冊並不遣使入謝及賀坤成節全失恭順今秋必恐須至用兵皆臣籌策無效以至於此叨竊重位死難塞責雖天地之恩曲垂容貸而臣何敢恬然自安伏望聖慈除臣陜西一郡或西

夏必叛可以就賜驅策庶得躬修戰守仰荅聖恩今日
籓前已曾奏知伏望聖慈特賜俞允上遣中使宣諭封
還劄子純仁又言臣近以西戎桀驁邊事可虞願守陜
西一郡庶幾親備驅策搘捂黠羌以荅遭逢昨日籓前
伏蒙聖恩宣諭令臣休入文字不覺感傷涕下愈知恩
重命輕微臣過計私憂不免再有陳奏未奉俞旨退不
遑安緣臣識昧幾微老漸衰暗應變於旬浹之外制敵
於數千里之間仰贊廟謀寧免差悮稍失機會動繫安

危一貽宵旰之憂臣雖隕身何益近日諸路探報多言賊中點兵當遣諳事之臣就近照管邊備臣雖無取義合請行庶幾老馬趨塗稍知所向萬一有補所繫非輕伏望聖慈特察愚誠深為國計發於睿斷早賜允從言行錄誤以為二年事今移見此

中書舍人曾肇言臣昨奉使契丹回有雄州瀛州百姓各陳述差役不便事其狀雖已退還然體問得各稱今日應役費用多於往時出錢者以二州推之竊恐其他州縣以至諸路亦或如前之所陳臣

於役法利害本不詳知但承乏從官將命出使既見二州有所陳述不敢隱默伏望聖慈明詔有司更加考察如見今逐處役法尚有未便於民者不憚修完歸於便民而後已以稱朝廷愛恤民力之意貼黄稱熙寧中更定役法之時臣兄布判司農寺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臣既親見二州有所陳述若觀望畏避不以上聞在臣謀身遠嫌雖為得計於事君體國之誼則恐未盡此臣所以不避僭越之誅冒昧以聞伏望聖明曲

賜照察又稱瀛州百姓自言曾經户部及轉運司陳述後來未有指揮肇又言昨奉使契丹還至河北竊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減水河欲為回河之計調發河北及鄰路人夫應副工役詢之道路皆云見今河流就下故道地形甚高兼係黄河退背地分恐難成功當河北頻年災傷之後未宜有此興作臣方欲具所聞上奏伏見詔書放罷人夫又令候來年春興工饑愁之民一旦盡蠲力役歸復田里得以及時耕作恩澤深厚入人

骨髓足以感召和氣消復天變然臣謂朝廷旣候來年春方興河役則日月尚遠朞年之閒猶可講求利害不必固守孫村口之說臣昨在河北見轉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漸成河槽水性趨下恐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嘗晝八事聞於朝廷其說簡易明白似有可采伏望聖慈更下水官及河北路監司公共講求閉孫村口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議論早

定觀望希功之人無所僥倖於其間不枉費民力更招後悔臣生長南土亦未嘗在西北守官其於大河利害實所未達然備位近侍偶因出使有所聞見不敢苟止惟聖明裁察卿材以元年十月自陝西徙河北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再任八月徙河東七月八日

兼領都水使者 右正言劉安世言此據安世言行錄或只繫之十八日初拜時臣近被聖恩擢置諫列内惟譾薄媿無以稱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為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

以職者必責其效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
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
蓋愚臣平日之所學惟陛下無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
稱堯之德曰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於高
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
之君所以能大過人者未有不以納諫為先務也今陛

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迹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虚已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為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

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采納而前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耶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耶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

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屈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覆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為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幾之暇詳覽瞽言奬進端良容受直諫參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

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又言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命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

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覩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朞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獘源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

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慢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為審讀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駮之職庶幾詔令清簡使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又言伏見先皇帝考古眂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分總於

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即位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元年四月十八日詔戶部裁減浮費而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論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卿少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衛尉鴻臚

光禄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馬省曹所減止十二員而寺監所增乃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為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為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是二垂也伯夷作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

言最為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惟虛煩文字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異同内外有司艱於遵守加以官吏猥衆糜耗廩禄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國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為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三年三月戊申朔詔諸路經畧司講求護耕之策勿令賊計得行致失春事其新復城寨有近邊未耕處聲言召人開耕令不能測　又詔編敕及春秋頒降條具勿印賣舊録云自熈寧以來吏知習法而無新書以從學遂特聽印賣至是因言者罷之新録刪

去令從新錄　戶部言在京畜積歲計應用之物欲將存留外有餘令以新舊估賣闕則前一年其不可留者前半年並計度申所隸處審實申尚書本部計置從之

己酉三省言奉旨集英殿御試舉人欲依天聖年故事皇帝御崇政殿試舉人二十二日太皇太后皇帝御延和殿垂簾宰臣以下進呈文卷皇帝御崇政殿唱名放榜賜公服鞾笏訖次班于延和殿謝太皇太后詔舊例崇政殿試舉人景福殿考覆自熙寧後移于集英殿可

依已降指揮就集英殿試其殿試進呈文卷唱名放榜並皇帝御殿侯賜公服靴笏謝恩訖移班赴内東門謝太皇太后　詔夔州路轉運司選人諭施州蠻田忠進以朝旨放罷仍限百日聽經官陳首依舊任坐若及一年能彈壓蠻衆不復為過即次第保奏特與真命

辛亥詔給借揚王顥錢三萬緡從顥請也

壬子樞密院言西賊屯聚逐寨各止三四百人聲言作過欲我清野以妨春種或自為護耕之計或示寡弱誘

致官軍伏藏重兵以邀戰勝或欲于別路作過牽制本路應援之師詔趙卨審量賊計若止是撓我春種即講求護耕之策勿令賊為我患若欲作過即隨宜應變深計利害以取全勝仍嚴戒諸將使臣勿為賊誘或激怒輕易舉動

癸丑詔經明行修人如省試不應格聽依特奏名進士例就殿試

甲寅詔荆南湖北路因蠻事出戍軍兵土丁特給錢有

差　天村蠻寇多星堡詔胡田按實以聞仍相度措置

若因官司引惹生事及不犯堡寨殺擄人口即行撫納

若無故聚集自謀作過即掩捕捉殺務得首惡及以次

造謀之人仍立賞募人殺捕其餘驅牽徒衆可諭以放

罪使彼疑惑勢不能久仍令李茂直同共措置以聞

丙辰樞密院言近降指揮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令約

束楊晟天等速歸本業不可侵越隣路作過詔本司體

訪楊昌成等如實與楊昌星結集過湖北即選人曉諭

勾回本業若不聽即差將兵掩捕討蕩及取其家屬以為牵制　鎮江軍節度使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康國公韓絳卒上為輟朝臨奠成服贈太傅謚獻肅舊錄絳傳云數薦司馬光可用又稱程顥有經行已而光亂法顥敗俗新錄辨曰王安石變亂舊章神宗晚而悔悟及司馬光相㨎宗追復祖宗成憲而史臣斥曰光亂法顥之學以孔孟為師而云顥敗俗是皆誣也自己而至敗俗八字今刪去

丁巳御集英殿試進士　樞密院言洪沅州楊昌星過龍蟠路入大盈晝殺梁家族詔經畧使苗時中選官同

體訪事狀明諭歸業若蠻情終難安帖即約束兵將經畫務要誅殛首惡勿致例傷驅率之人輕進貪功別貽後患　詔廂軍歸營及一季乃聽從役

戊午試特奏名及武舉進士　樞密院言陝西河東路並邊民人以夏賊屯集境上往往不敢耕種撓耕之策反為彼用賞于邊民為患不細請令趙卨等按實以聞仍講求護耕之策以破賊計從之

庚申試諸科及特奏名人

癸亥試武舉進士射藝于崇政殿推恩補官者十有五人

詔罷別考校祖宗袒免親試法舊錄云宗室自熙寧後稍知向學故科舉比進士少寬乃分考以為別異使之勸向至是罷去新錄削去今從新錄

左正言丁隲奏編類章疏三年三月十六日臣伏自去歲及今凡四上章疏論列何正臣不法未蒙施行正臣之惡未懲臣之言終不已葢自二聖臨御登進老成黜棄凶邪天地民人無不懽悦而獨正臣者置而不問天下有識之士竊有疑焉不知其何緣而幸免也太學之獄至于六七而沈季長葉

濤王沆之葉唐懿余中沈銖孫諤龔原周常等無辜被罪太學生非理而死者不可勝數瀘州之獄疑似不明而高秉董鉞内臣韓永式等削籍遠竄韓存寶身首異處方是時生靈驚擾追呼逮捕畧無虚日正臣怙權冒寵不一二年措身侍從之地簡忽驕怠出入士大夫間自以為得計罪惡至此鬼神所不容典法所不赦而偃然游于江湖之上日與蔡卞等登髙賦詩飲酒嘯歌樂以卒歲臣不識正臣者何縁而幸免也刑部大理治天

下之獄郡縣小臣一杖之枉一罰之失皆書而為罪彼正臣者舞文巧詆過于羅織持法刻深甚于黨錮方是時御史諫官不指其非執政大臣同惡相濟任其横逆如此今二聖在上青天白日而猶置而不問故有識之士所以疑而未解臣之區區所以論列而未已也伏覩二聖以祖宗社稷為念發于睿斷消除元姦追奪其號名竄流于窮裔非獨以舒天下寃抑之氣亦足以慰九泉無告之魂當考如何施行正臣元年十月十二日自潞州改梓州此云江湖之上當考自梓州

改崇福宫未得其月日 又言近闻群小造作谤议有五鬼十物之名乞下御史台体访施行编类章疏二年九月十七日令并附此

甲子资政殿大学士知汝州韩维提举崇福宫以营茔兆纾自请也 融州蛮寇文村堡射伤防托官刘泽等遣钤辖张整将兵讨捕诏经略使苗时中处置令堡寨严备固守仍先诛首恶及以计谋散驱率之人 诏宗室嫁娶缌麻以上须两世祖免须一世有官非诸司出职及进纳伎术工商杂类恶逆之家子孙若违碍及妄

冒者犯人并媒保各以違制論主婚宗室知情與同罪並不以赦降及自首原減其非袒免親乃依庶姓法四月十四日趙屼云云二十七日詔云云

乙丑詔改元豐元祐庫為元豐南北庫增置南庫監官一員正月九日五月十一日

三省奏朝廷封樁錢物係備邊河防及緩急支用元在榷貨務收乞將舊司農寺充庫詔名元豐庫別差監官政目十八日事當考

樞密院請蘭州通遠軍沿邊水陸田募人充弓箭手他路舊人聽帶舊地換充

並依例給田自買馬者加五十畝仍官借錢糧俟及三年乃令應役從之 詔奏舉改官職官縣令等人過犯輕重或刑名特旨不同令吏部斟酌事理看詳比附取旨 吏部尚書蘇頌等狀看詳試刑法人舊來每年春秋兩試昨准敕秋試已罷即令每年只是一次春試若依條每年中都省立定到闕日限顯是枉煩欲乞將試刑法人立定每年一次春試其試人限當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闕免逐旋申煩朝廷立限若立此法亦令試

人每年預知試期依限赴闕從之　戶部狀朝請郎金部員外郎范鍔同京東路轉運司奏准朝旨前去京東路計會轉運司同共相度密州市舶保明聞奏詢訪得本鎮自來廣南福建淮浙商旅乘海船販到香藥諸雜稅物乃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商客般運見錢絲綿綾絹往來交易買賣極為繁盛然海商之來凡乳香犀象珍寶之物雖於法一切禁榷緣小人逐利梯山航海巧計百端必不能無欺隱透漏之弊積獘既久而嚴刑

重賞所不能禁者亦其勢然也故上下議論皆以為與其禁榷用倖隱匿歸之于私室莫若公然設法招誘俾樂輸于官司則公私兩便試言其畧一者板橋市舶之法使他日就緒則海外之物積于府庫者必倍多于明杭二州何則明杭貿易止于一路而板橋有西北數路商賈之交易其絲綿縑帛又蕃商所欲之貨此南北之所以交馳而奔輳者從可知矣二者商舶通行既無冒禁枉陷刑辟之苦而其貲財亦免有籍沒窮悴之憂非

特此也凡所至郡縣場務課額必大增羨三者每歲市舶抽買物貨及諸蕃珍寶應上供者即無數千里道途輦運之費江淮風水沉溺之虞其本鎮變轉有餘者亦可以就便移撥于他路擘畫發洩或充折支賞給之用凡此皆利源所出莫非自然無所侵擾實為經久百世之利今相度板橋鎮委堪興置市舶司戶部勘當欲依范鍔等奏從之改板橋鎮為膠西縣軍額以臨海軍為名

實錄但書密州板橋置市舶司仍改鎮為膠西縣軍為臨海軍今以法冊增入泉密市舶皆李常建請常

傳可考

金部員外郎范鍔為京東路轉運副使

丙寅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鄭州王克臣為太中大夫以克臣訴理隅磨勘十有八年故特遷也

戊辰朝奉郎中書舍人孔文仲卒 孔文仲舊傳新錄辨誣今附此舊傳云以引經背理又懷異求合考官意神宗察之遂黜不用臣等辨曰范鎮奏言文仲對策切直而史官以為引經背理懷異求合恐非其實自以引至之遂十八字今刪去又云論崇政殿說書程頤汚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臣等辨曰程頤一代名儒世所矜式謂其汚下憸巧素無鄉行及遍謁貴臣歷造臺諫恐非其實刪去二十五字又云凡先朝政事訴毀無所不至臣等辨曰諫官

言事所見各有不同謂之詆毀過矣今刪去又云其後宰相呂公著謂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則文仲之為人可知矣臣等辨曰呂公著之言恐未必有此且文仲所論青苗免役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當時廷臣論者非一一時公議如出一口豈皆為蘇軾所誘脅而盡用軾意乎非呂公著之言明矣以上二十九字今刪去又云紹聖四年詔以文仲元祐中任言官詆誣法度附會姦險雖指柄臣實訕先烈追貶梅州別駕臣等辨曰文仲以元祐三年三月卒紹聖追貶指揮自見于後本傳不必載今刪去三十六字

已巳賜進士李常寧等二十有四人及第二百九十有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人同出身內宗室子湜為承務郎令[illegible]為承奉郎諸科明經七十有三人各賜本科

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

庚午賜特奏名進士武舉諸科舉人進士經明行修王鄰臣等同五經三禮學究出身假承務郎京府助教諸州文學助教右班殿直三班奉職借職差使凡五百三十有三人

辛未朝請大夫國子祭酒集賢校理鄭穆為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

壬申于闐國遣使入貢　詔李茂直等嚴督兵將于見

今作過蠻賊所居團峒取其家屬焚蕩巢穴牽制賊衆及于界首伏截掩殺其荆湖南路安撫鈐轄司仍嚴設隄備張耀兵勢以為聲援因廣南西路經畧司言融州蠻楊晟臺等聲言來年寇文村等堡故也

甲戌增賜新釋褐進士錢百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

乙亥開封府獄空詔付史館權知府錢勰轉一官推判官賜章服　夏人侵德靖寨將官張誠等敗之各轉一官及蕃漢軍兵賜銀絹錢有差

是月蘇軾言臣近領貢舉侍立殿上祗候放榜伏見舉人程試有犯皇帝舊名者有旨特許依本等賜第又有犯真宗舊名者執政亦乞依例收録而陛下親發德音以為此人犯祖宗廟諱不可不降等已而又有犯僖祖廟諱者有旨押出在廷之人無不稽首欣服與同列退相告語非獨以見聖人卑躬尊祖之意亦足以知陛下嚴于取士之法不好小惠以求虚名臣備位禁近固當推廣聖意將順其美而補其所未備謹具貢舉合行事

件畫一如左一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一經殿試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中始盡賜出身然猶不取雜犯而近歲流弊之極雜犯亦或收錄遂使過省舉人便同及第縱使紕繆亦玷科舉恩澤既濫名器自輕非祖宗本意也自來過省舉人限年累舉積日持久方該特奏名恩今來一次過省殿試不合格當年便得進士出身此何義也伏乞下有司立法將來殿試除放合格人外其餘並皆黜落或

乞以分數立額取人所貴上無姑息下絶僥倖之心如
聞已有去取二分指揮然有法不行與無法同如已有
法即乞申明仍告諭天下將來殿試依法去取一自來
釋褐舉人惟南省榜首或本塲第一人唱名近下者或有
旨升一甲然皆出自聖意初無著令今者南省十人已
上及别試第一人國學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
修舉人與凡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
然並進士不復以升甲為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于人

主甚無謂也竊謂累舉奏名已是濫恩而經明行修尤是獘法具聞權勢請託無所不有侵奪解額崇奬虛名有何功能復令升甲人主所以厲世磨鈍正在科舉等級升降榮辱之間今乃輕以予人不復愛惜臣所未諭伏望聖慈更與大臣詳議前件著令乞賜刊削今後殿試唱名除南省逐場第一人臨時取旨外其餘更不升甲所貴進退之權專在人主其經明行修一科亦乞詳議早行廢罷一臣近在貢院與孫覺孔文仲同入劄子

論特奏名人恩澤太濫未嘗施行伏乞檢會前奏降

付有司詳議裁減仍乞立法應特奏名人授文學長史

之類今後南郊赦書更不許名保出官一伏見近日禮

部立法今後科塲差試官三人者一人詩賦二人經義

差兩人者詩賦經義各一人臣謂此法不可施行凡差

試官務在選擇能文之士若得其人則治易及第不害

其能問春秋經義入官不害其能考詩賦若不得人縱

用本科不免錯謬頃自聲律變爲經義則詩賦之士便

充試官何曾別求經義及第之人然後取士若必用本
科各考所試則經義詩賦策論四場文理不同亦須各
差試官一人而後可此本言者私憂過計而有司不察
便為生出此條自有科場以來無此故事今後每一試
院分兩頭項試官問經義者則主虛浮之文考詩賦者
則貴聲病之學紛紜爭競理則不疑自此科場日有詞
訟為害不小了無所益今來朝廷既復詩賦又立此條
深恐天下監司妄意朝廷必欲用作詩賦之人為試官

不問有無詞學一例差充其間久離場屋之人或已廢學若用虛名差使顯不如經義及第有文之人欲乞特賜指揮今後差試官不拘經義詩賦專務選擇有詞學之人其禮部近日所立條貫更不施行軾與孔文仲孫覺同論特奏名恩澤太濫已見二月二十九日軾又言臣近因宣召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乞郡臣具以疾病之狀對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卹人言不用更入文字

求去臣退伏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後便為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醖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雖蒙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維蓋縁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禄過分地勢親逼遂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孤負聖智上違恩旨欲黙而不乞則是與臺諫為敵不避其鋒勢必不安伏念臣多艱

早衰無心進取得歸卭壟以養餘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如祕書監國子祭酒之類或乞只經筵供職庶免衆臣側目可以少安 奉議郎權發遣韶州劉誼勾當靈仙觀誼謝到任表怨望狂悖故也後二歲令吏部與知軍差遣得漢陽軍此據張革所編劉江西萬言書集附見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政目云劉誼因上章疏與宮觀或移此入彼 朝請郎河東路轉運副使井亮采知滑州亮采前自京東路轉運判官徙河東

及是京東民饑無以賑給故黜之亮采為京東運判在元豐八年四月徙河東在元祐二年九月此據劉攽制集增入攽制并青張璹而實録無之今附此攽制云河東運副井亮采可知滑州朝奉大夫張璹可知唐州外計之任表率一道邦用莫重於佘穀民務莫先於調度智弗及之曠職甚矣爾等前假使傳往蒞東土不知輕重之要曾無聚斂之術以致民饑而無以賙賑糧絶而勞於轉發責其無狀宜有懲罰黜守一邦是為寛典張璹元祐元年七月自河北提刑改京東運判未見還徙今乃以朝奉大夫同亮采青知州而實録亦不書附見當考

夏四月戊寅詔勿受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告老章奏以屢請故也　龍圖閣直學士許將為翰林

學士　承議郎權發遣河北路轉運副使唐義問從河東路以河北漕臣有溢員故也張景先增差故有溢員此據曾肇制集以御試中選進士杜藻貽憲太后族孫特授初等職官令占射差遣　詔諸路郡縣各具差役法利害條析以聞李常奏議云昨來雖有朝旨令逐路監司與州縣看詳未盡未使限兩月聞奏後來苦無申陳當即是四月二日詔也　釐正倉部勾覆理欠憑由案及印發鈔引事歸比部太府寺

己卯內殿承制知乾寧軍張赴以大河漲急護水有勞

降勑書奬諭仍推恩官屬七人　詔諸路及州各具圖
開析建立沿革城壁吏員戶口貢賦山川地里土職方
左正言丁隲奏編類章䟽四月三日竊覩明詔欲於後次科舉
以詩賦取士天下學者之幸也然近時太學博士及州
郡教授多緣經義而進不曉章句對偶之學恐難以教
習生員臣愚欲乞下兩省館職寺監長貳外路監司各
舉二人曾由詩賦出身及特奏名入仕者以充内外教
官盖經義之法行而老師宿儒久習詩賦不能為時學

者皆不就科舉直候舉數應格方得恩命今或舉以爲教官當能稱職伏乞二聖早降睿旨使四方多士一變妄誕穿鑿之風而趨規矩準繩之學天下幸甚

辛巳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吕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吕大防爲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爲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先是太皇太后實封御札付呂大防曰呂公著以年老堅乞休退方今皇帝冲幼正要宿德大臣輔佐公著豈易得也欲堅留依舊供職誠慮中書尚書兩省日逐事務繁擁恐未副尊待老臣之意今欲轉官罷尚書右僕射除攝太保同平章軍國事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未知如何卿可相度合如何為便親書實封進入大防即奏曰臣伏詳詔旨有以見陛下尊德優老之意周旋曲折莫不精當臣愚不肖不勝大

幸以臣愚見只欲因其舊官而優假之但進一官作特進依前令充右僕射加以平章軍國事即煩勞職事悉已蠲免恐亦不至闕事如未合聖意即乞罷右僕射進兩官作司空平章軍國事仍令三省樞密院各令議軍國事條目聞奏餘依文彦博已得指揮貼黄稱舊制大禮行事命官稱攝令來職事官恐不可稱攝御札又付大防曰覽所奏呂公著事以公著德望欲兼一保傅官乃亞次太師文彦博一等也務要外協人望實益勸講

然公著官去保傅甚遠卿可相度加一保傅之名於典故如何從一時權宜如何今欲除守司空行太保事同平章軍國事餘如所議其行太保事四字當與未當若不須更作保傅官即減去行太保事四字大防又奏曰臣伏詳詔旨呂公著進拜三公平章軍國事及月赴經筵足以亞次師臣之體已慰人望多矣恐不須帶保傅官而後可也若正除太保則恐超越過多若用行太保事四字則恐非典故於今事體亦不須用權宜之制更

望聖慈詳擇此並據吕大防家所受敕札并奏槀今刪取附見范純仁亦必與議但無所考據耳

太皇太后從之仍與大防純仁並命又詔公著入都堂議事勿限時出省常行文字免簽書及附近東西府置公廨執政有所議聽就議公著大防純仁制詞學士蘇軾所草也　是夕軾對於内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官家在此軾曰適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欲問内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軾曰

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軾驚曰臣雖無狀必不敢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僊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此據王鞏隨手雜錄增入

壬午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孫固守門下侍郎中大夫守尚書左丞劉摯守中書侍郎中大夫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為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試御史中丞胡宗愈為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試戶部侍郎趙瞻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熙寧八年十二月曾孝寬簽書猶帶同字今趙瞻則不帶同字吏部侍郎兼侍講孫覺為御史中丞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趙卨為樞密直學士范百祿誌趙卨墓云夏人入朝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捍禦具

嵩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為寇先戎兵不可益也因遣人詰敵方和好何故引兵來汝敢侵軼當自為備觀吾兵何從而出夏人素畏嵩前後入寇未嘗得志乃謂境上人曰我不敢犯龍圖歸保吾境耳遂潰去諸將歎服以為一言破賊十數萬自昔未有除樞密直學士再任按此月二十四日夏人攻塞門寨嵩於是有洪州之役墓誌先叙洪州次云敵不敢犯即加職再任頗失次叙恐未可信今不取嵩本傳亦云加職再任而實録初無再任指揮又劉安世章亦以無故為言恐本傳誤本傳但因墓誌耳曾肇集有嵩加密直制云歲月寖久屢奏膚功是用進職樞庭且仍舊服亦不云再任呂大防政目於六月二十六日乃書趙嵩密直再任初六日不書御集四月六日孫固等差除内有龍圖閣直學士朝議大夫知延州趙嵩除同知樞密院事按嵩初無拜二府之命不知御集何故如此疑是錯誤姑附此當考

初御批以嵩同知樞密院

公著大防純仁因告免對罷別批云延和進呈遂以瞻代卨卒莫詳其故云卨除同知惟御集有此他書皆無初疑錯誤後得劉摯日記則卨除命乃是中輟非錯誤也今追修如上仍全載摯日記云四月五日宣制呂晦叔為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微仲左揆范堯夫右揆安厚卿進一官孫和父因門下侍郎予為中書侍郎趙大觀瞻簽書密院王正仲進左丞胡宗愈完夫右丞孫莘老覺補其闕為中丞予開中書賓封見其日御批以趙卨為同知院三相因告免對退別批云延和進呈以瞻代卨三人書字莫知其故也

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見朝廷近除知延州趙卨為樞密直學士博考僉言亟有異論輙據公論上煩天聽臣歷觀祖宗以來待帥臣之體

或以其久在方面敵人畏服或以其征伐捍禦績用彰著再委守藩之任方行進職之典禼治鄜延未满三歳考其治行無以過人伏讀告辭又非再任方朝廷進拜執政而禼獨無端同日遷陟中外傳播皆謂失體兼臣風聞禼嘗遣使與西夏約和反為羌人執而戮之審如傳者之言則挫國家之威靈沮塞垣之士氣守邊無狀孰甚於此臣聞賞不當賢則無以勸善罰不當罪則無以懲惡而况無功受賞有罪不罰欲持此道以治天下

臣竊惑焉伏望聖慈特加考驗若髙果有上件事迹不惟收還新命亦乞明正典刑庶使貪功邀利之徒有所戒懼不報

甲申廣西經畧司言融州蠻衆仁倠渠陽軍蠻楊晟臺等結集往來於兩路為民患已督兵將討蕩詔勿進兵深入擇其倡率首惡之人以購賞募人捕殺　户部言陜西沿邊五年之蓄計緡錢五百餘萬請注籍以備勾考從之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六日紹聖元年十二月三日

中散大夫直龍

圖閣提舉崇福宮劉忱知荆南　是日左司諫韓川右司諫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為未允耳太皇太后曰且徐觀其所為安世退而上章曰仰承聖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凟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

之以階漸非惟養其閙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

臣伏見宗愈頃在先朝粗能修飾陛下踐阼之始首加任使再朞之内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闇陋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姦亦未甞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臣竊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

為而況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憸佞雜處其間臣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愊而拳拳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忠賢之望

乙酉詔陝西河東路廵檢堡寨使臣透漏西人入界第四次以上衝替其兼兩地分以上者加一次以樞密院

言刑部檢斷一犯即擬衘替故有是命　先是御批劉
摯王存不許辭免詔書差三省樞密院主事已上人送
中書省奏執政官辭免恩命降不允批答六批已上差
三省樞密院主事送今後詔書理合差中使齎賜或降
付學士院是日御批今後三省樞密院主事以上人只
送郊禋等大禮後常例加恩批答所有執政官以上非
次特恩除轉不論批答數目并詔書並從御前差内臣
降賜所貴不失事體元祐元年五月九日指揮并今月

七日己批出差定人吏不施行此據御集元祐三年四月九日手札實錄於八日載詔執政官以上特恩除授答詔並御前遣内臣降賜今用御集全文

丙戌詔司空平章軍國事吕公著遇後殿垂簾同三省進呈六參日仍起居奏事自兩宫同聽政常以雙日於延和殿垂簾故詔公著二日一入朝然皇帝乃五日一御前殿視朝皆隻日也於是公著復請六參日仍起居奏事庶得瞻望皇帝清光詔從之

丁亥淮南路轉運司請減安河務税令龜山鎮置務為

稅額從之

戊子朝散大夫太府卿韓宗道為權戶部侍郎二年七月四日初置權侍郎除授或自宗道始實錄不帶權字今從政目朝散大夫起居郎權樞密都承旨公事劉奉世為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起居舍人彭汝礪為中書舍人右司郎中王陟臣為起居郎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為起居舍人五月八日辭聽知樞密院事安燾辭免所遷右光祿大夫先是翰林學士蘇軾言臣竊謂人主之馭羣臣專以禮義廉恥若使受無

名之寵則為待臣子之輕今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燾位冠西樞委寄至重豈肯見人擢用即以介懷既無授受之名僅以姑息之政縱有先朝故事亦是一時誤恩今燾力辭正為知義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為詞伏望聖慈從其所請若除受別有緣故即乞明降指揮苟於義稍安敢不撰進內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辭免詔書進入燾再辭免遂從之

己丑詔吏部授兼管買馬官並赴樞密院引驗

庚寅范純仁以韓宗道孫固以文彥博親嫌為言劉摯言故事執政於同列少有避親者太皇太后曰執政親戚無回避之理如用人合公議雖親何害若或狥私雖非親戚必致人言惟盡公滅私則善矣　正議大夫章惇知蘇州先是罷惇資政殿學士除知越州惇自言越州告為遞兵偷匿緣父適耄期禮當專養乞更不別給告只依舊提舉洞霄宮范純仁言惇父老居蘇州陛下

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舊臣失晨昏之養其所請宜聽故以蘇州命之惇復辭乃依所乞而父已卒二月二十三日知越州五月二十一日仍提舉洞霄而章俞先以十六日卒今并書之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降一官與宮觀候服闋日給告左正言丁隲為禮部員外郎監察御史趙屼為都官員外郎以隲與胡宗愈屼與孫固親嫌故也屼尋改考功改考功在五月四日屼為御史嘗論今日二聖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時其法度更改粗已就緒惟是進拔人材所關國體甚大陛下不可不深思而審察之臣聞治平

以前執政大臣不敢公然援引親黨置在要途所乞子弟差遣多處筦庫之任甚者不欲使之出應科舉恐與孤寒競進如其稍涉葭莩之親雖有卓然才能亦且抑而不用以示公義滅私恩也自熙寧以後因王安石用事破壞此例其子弟既處要職而內外親戚亦皆布列華近徒持內舉不避親之說而不能無私意於其間遂致後來習以為常凡一人進用則內外親戚咸有不次之望乃以筦庫為不足道且某執政譽某人之親族曰

此可選任之也某人復舉某執政之親族曰此宜褒陞之也互相推假何者非賢或以捷給者為有才或以鈍訥者為有德或以資任淺者居事權繁重之地或以無出身者預文字清要之選是使權貴親戚皆有侈心而孤寒疏遠罕得而進自此以後私恩勝而公義息矣如韓維平日譽望非不美及預機政只緣多引親黨遂失士論既而陛下覺悟罷其政柄出補藩郡臣猶恐自是以來未免此弊事之既往不復備論也伏願陛下思循

治平以前祖宗用人之深旨思革熙寧以後執政援親之陋風凡進擬除授之際親發天語以訪逮之苟非執政親族又非交相稱譽則用之而不疑如其一有似之則宜詰難戒敕以卻其謀如此則各盡公平知所畏避唯乞陛下黙而識之徐而觀之必有得於是矣貼黄言執政援引親黨非太平之美政實天下公論之所未平其來亦稍久矣今臣所論者蓋止欲陛下知之明詔大臣杜絕其獘此疏乃臣親書不敢漏泄元祐編類章疏三年四月二十

日屼奏此按四月二十日則屼罷御史矣恐二十日字誤今附見罷時正月十四日屼論言官已見本月日屼傳又有餘論今附此論執政引用親戚則傳甚畧今從編類章疏具載之又論言事之臣或稍遷其任實奪言職或畧行其言而退予善地或兩全並立而苟從和解或置不問而外示并容使忠鯁之士包羞而艱退此朝廷所宜深察也又論宗女不宜與工商之有官者為婚三班使臣不當以粗習經律而試換文資取士當先經義而後詩賦郎官監司宜使迭為出入使無內重外輕之弊屼又論以下據徽宗實錄屼原傳蓋因許將墓誌也宗女婚見

三月十七日并此月二十七日又論近歲常賦之外悉罷利入之路國用向去必至不足乞裁減宗室賜予及人吏俸祿此據編類章疏三年四月十八日所奏今附見於罷時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免冊禮令學士院降詔從之舊制將相皆以階官守三師或三公元豐改官制文彥博常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王安石以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元祐初彥博罷節度使入為平章軍國重事即去守字及公著為司空學士院草制誤存守字是日三省被旨貼麻改正

癸巳詔定職事官歲舉陞陟人數

甲午朝獻景靈宮正月十一日又七月二十三日又十月十五日

丁酉鄂特凌古遣人入貢　詔江南東西荆湖南北福建成都府梓利夔路元祐二年以前朝廷封樁錢物紬絹綿并舊在京召人入便及計置紬絹綿並罷聽逐路提刑司充便或起赴要便及沿流州軍仍舊封樁　監察御史趙屼言元豐敕重法地分凡刼盜者妻子編管元祐新敕一切削去則前此編管者宜不少請令從便從

之其窩藏人緣坐妻子准此舊錄云初京東諸路有人習為盜處雖上等稅户在於豐歲飢攘剽劫無所畏憚而儕類相與為之囊槖故刑名視他路加重以懲其心及除緣坐法故此有是請新錄削去今從新錄

兵部狀勘會自來所管牧租錢物並賣不堪馬死馬肉贓户絶券馬糜費等錢物係羣牧司管勾及後來有封樁保馬户贖銅錢及廢監省費等錢物文帳本部依元豐七年七月二十日朝旨繳申都省及檢會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聖旨應緣内外馬事舊係羣牧司管勾者専隸太僕寺直達樞密院更不繳申尚

書省及駕部本部未審上件封樁文帳合隸屬太僕寺或復是本部繳申都省正月二十四日聖旨令兵部依舊勘當繳申都省樞密院今撿會兵部狀契勘廢監省費錢本部拘催雖近准朝旨令轉運司應副監馬上槽草料等支用如有剩數依舊封樁看詳上件錢物許應副監馬草料等支用如有拘催剩數亦乞並撥隸太僕寺施行奉聖旨依本院勘會除保馬户贖銅錢不屬樞密院外其廢監省費等錢物已有指揮撥隸太僕寺難

以却從兵部上尚書省二月十五日聖旨應係舊羣牧司所管封樁錢物並令太僕寺拘管催驅依條具帳申樞密院令承旨司置籍拘管所有今年正月二十四日指揮更不施行尚書省契勘元降指揮止係將應緣馬事如復置馬監招刺兵士牧放孳生收支配填之類悉令隷屬况其錢穀自非樞密院主領之事兼元降聖旨餘依官制其歲支弦箭錢自官制行撥屬駕部後來亦常支給及新復諸監凡有費用既奉朝旨許以朝廷封

椿錢物應副自無不行支撥之理兼牧地租課等錢物見管五百七十餘萬係應副朝廷緩急移用即非止緣馬一事支遣若樞密院應緣馬一事及新復諸監所須錢物得旨許令支撥即尚書省皆合應副令來駕部申封椿帳合依已得聖旨兵部依舊繳申都省四月二十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年正月二十四日所得指揮施行勘會到下項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牧租等錢物並撥歸樞密院令太僕寺拘催依條封椿赴内藏庫送納

寄帳及充應緣馬事支用其元祐元年十二月已前已未封樁錢物除已得旨合支用外今後遇有非泛支使並三省樞密院取旨施行河北户絶一項自元祐三年正月已後撥歸尚書户部令劄付尚書兵部仍關户部太僕寺及申牒應干合屬去處准此一太僕寺具到除廢監省費錢外餘並係舊羣牧司所管如後數内錢物窠名下項牧地租課死馬肉臓錢不堪馬錢券馬糜費河北户絶廢監省費錢一勘會元祐元年五月内兵部

狀太僕少卿李周等狀差前去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路相度興置馬監所有置監事件一就措置勘會逐路應管兵部錢物令樁留在彼以備置監支用乞指揮勘會本部所管錢物依條許名人欠便起發上京送納令據上項河北等路應管本部錢物並隨處封樁准備置監支用今後攤任欠便起發奉聖旨依兵部所申一契勘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兵部申上槽馬草料等將逐路省費錢物封樁令轉運司出備等事奉聖旨令逐

路轉運司將所認省費錢應副新復諸監草料請受等使用如有剩數即依舊封樁此據編錄法册增入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聖旨疑三年當作二年姑從法册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聖旨已附本年月日又元年五月末又十一月四日云云合參考二年正月十四日丁丑聖旨并二月十五日戊戌聖旨本年月日並不載若係今年正月二十四日壬申及二月十五日辛卯即并附此更不别出

戊戌朝請大夫集賢校理諸王府翊善王汾為左中散大夫直祕閣

庚子龍圖閣待制傅堯俞為吏部侍郎承議郎侍御史

王覿為右諫議大夫朝奉大夫右司郎中盛陶為侍御史舊錄元符二年九月七日盛陶傳云陶外寛簡中無所守初為御史以不稱任罷羣姦用事復引在風憲所論多兩可求容不能引義讜正終為姦黨新錄辯曰此史官憎疾誣毀之言今刪去朝議大夫祕閣校理諸王府記室參軍鄭雍為起居郎吏部員外郎王古為右司員外郎禮部員外郎上官均為吏部員外郎朝請郎權陝西路鈐轄轉運副使呂大忠知陝府朝奉郎祕書丞直集賢校理孔平仲為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承議郎都官員外郎吳安憲提點河北路刑獄

詔呂公著俸賜依宰相例　又詔天下郡城以地里置壯城兵額禁勿他役　是日西賊攻塞門寨皇城使雄州刺史帶御器械鄜延路第五將米贇西頭供奉官郝普右班殿直呂惟正與賊戰死之鄜延路經畧使趙卨知賊將入寇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賊即犯塞門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於是安等襲洪州斬擄五百餘焚蕩族帳萬二千獲孳畜鎧仗萬三千米贇等死塞門士氣沮恧距府百餘里大川夷易敵可以百騎並驅城中洶

洶老將皆有憂色或請堙城門伐壕木以備寇禹笑不答賊尋遁去

范百祿誌禹墓云夏人自元豐六年後屢請盟且懷公威信有素戒其黨無輙犯塞獨渠酋梁伊特邁桀虐數擾邊國人亦苦之於是公度伊特邁終不悛使間以善意問伊特邁何苦與漢為仇必欲入寇第數來恐汝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緣自是伊特邁不復窺塞因復縱間使微泄其事國中固疑伊特邁不犯漢也又聞私受吾饋果殺之此事當考不知伊特邁與葉普何如葉普事見二年八月癸巳　曾肇制集皇城使雄州刺史帶御器械鄜延路第五將米贇可特贈四方館使遥郡防禦使西頭供奉官鄜普可特贈西京左藏庫副使右班殿直呂惟正可特贈東頭供奉官樞密院鄜延路經畧司奏四月二十四日於塞門寨而與西賊鬬敵將官等收身不到奉聖旨贈官羌戎背恩乘間竊發驅脅種落繹騷

邊陲爾等躬率師徒先登薄戰忠憤所激奮不顧身殞於兵鋒朕用嗟悼或超陞使領或躐進官榮豈惟慰爾忠義之魂庶用伸予哀痛之意鄜延路四月二十四日西賊攻犯塞門寨下項劉安等能於當日出兵入界牽制致西賊開此聲勢遂致解圍兼斬獲數多奉聖旨逐人各與轉一官內劉安更特與減二年磨勘主將如京使本路第三副將劉安西京左藏庫使本路準備將領解元忠計獲得四分已上內殿崇班經界司準備差使郝遜同本將部領人馬使喚蕃官內殿崇班經界司準備差使歸仁獲得三分已上黠羌之衆輕犯邊城安與元忠即日出師擣其不備聲勢既振俘斬亦多賊懷內憂旋即引去歸仁暨遜皆與有勞第賞進官庸示褒勸鄜延路四月二十四日西賊人馬到塞門寨圍閉危急本將帶領人馬入西界牽制到石堡寨逢賊鬬敵破蕩燒却石堡寨及勒吉平一帶族帳并分遣人馬於花種會油平相對多設疑勢舉放烽火逼逐西賊至二十六

日退回正將西京左藏庫使李儀斬獲四級雖於例止該賜絹緣能破蕩賊帳致西賊聞此聲勢遂至解圍奉聖旨特與轉一官黠羌猖狂邊戍告急爾能乘其不意深入寇境焚毀部族鼓行而前煙火相望軍聲大振羌衆遁去爾勞為多錄其謀勇之長豈在停職之衆進秩一等茲為異恩

壬寅西京左藏庫副使高遵固兼閤門通事舍人以踐歷有勞也 西上閤門使康州刺史知岷州兼管勾洮東沿邊安撫司公事种誼移秦鳳路鈐轄兼第一將以誼與劉舜卿有嫌故也皇城使昭州刺史郭紹忠充熙河蘭會路鈐轄知岷州管勾洮東沿邊安撫使司公事

兼第四將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陳安石知陳州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萬壽鴻慶宮盧秉落龍圖閣直學士為寶文閣待制秉前以父喪去渭州喪滿得知荊南秉辭疾奉祠於是言者論秉熙寧間推行二浙鹽法所配流無慮萬餘人故責之右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聞衆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榷鹽之法務為慘刻残虐一路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

寛恩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宫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秉出將使指總按一道未聞宣布恵澤興利除害而專為身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虚誣虐下以苛法愁苦之聲溢於道路議者皆謂誅剥掊克與吴居厚畧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恐無以戒戢姦恭慰塞民情伏望聖慈特詳此理比附吴居厚例重行黜責以荅公議（傷錄）

云言者論秉𠍇寧閒推行兩浙鹽法犯禁抵罪者多後以朞赦率聽從便而論者尚及之坐此被責新録但刪

去後以期赦率聽從便并尚字於秉罪狀殊不詳今用秉本傳及劉安世章别修不知初論秉者誰也當考五月六日趙君錫云云

河東路經畧司言北界步騎七百餘人於吉伯溝界出沒及府州河濵斥堠堡有西賊百餘騎襲獲一騎推驗是北人詔曾布將所獲北人推問來歷牒送北界

癸卯詔宗室嫁娶依舊制大宗正司勘驗三月十七日詔云云

永寧軍博野縣民張永昌五世同居詔加旌表